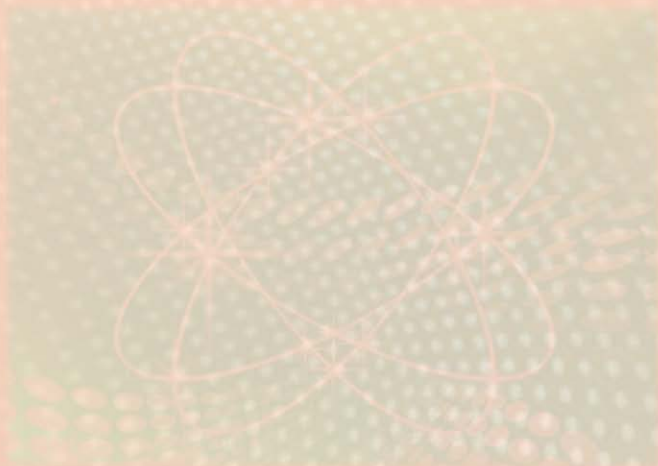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隋炀大帝杨广

杨发兴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 杨发兴主编.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8(2007. 12 重印)

ISBN 978-7-80648-845-4

I. 世… II. 杨…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211 号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隋炀大帝杨广

主编: 杨发兴

责任编辑: 张光朝

责任校对: 李秋根

版式设计: 李宏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http: // www. ybcbs. com](http://www.ybcbs.com))

印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开本: 787×10921 / 16

印张: 360

字数: 300 千字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8-845-4

定价: 576. 00 元

前言

隋炀帝，名杨广（公元 569—618 年），隋文帝次子，内蒙古武川县人，他杀死文帝及兄长杨勇后继位。在位 14 年，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困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为部下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缢杀，终年 50 岁，葬于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 15 里的雷塘侧。

隋炀帝杨广被后人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荒淫腐化的昏君。杨广自幼狡猾奸诈，以种种假象迷惑父亲隋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并取得他们的欢心，继而将心爱的女人香娘作为诱饵对太子施美人计，致使太子失宠，从而夺取太子位。取得太子位后，杨广迫不及待地凶狠地谋杀了父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上了皇帝的杨广大肆奉行享乐主义，美人为重，江山为轻；游玩为重，社稷为轻。为了游玩，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使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劳役。杨广为显示国威三次攻打高丽，征调全国二百多万军队，结果以惨败而告终。最后在起义军和反叛军的威逼下，卫队逼宫，杨广被迫自尽。

隋炀帝的过失和大隋的短促也是各方面综合因素造成。我们不能以胜者王败者寇的狭隘眼光去审视炀皇帝。隋炀帝的很多政绩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但是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历史的发展本是曲折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炀皇帝正好是处于历史长河迂回处的皇帝，他失败了，但他走过的这段弯路，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以他当时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开创了历史前进发展的势头，为封建盛世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历史长河又浩浩荡荡地向前奔去。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笔对隋炀帝杨广作了深入系统的介绍，拨开了笼罩在炀帝身的重重迷雾，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炀帝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目 录

第一章 天元末日	1
第二章 祸殃近逼隋国公	19
第三章 鼎革立开皇	31
第四章 英俊少年是晋王	46
第五章 恭恪仁孝的杨广	54
第六章 离别之夜	64
第七章 饮马长江畔	71
第八章 袭取狼尾滩	76
第九章 不要杀张贵妃	84
第十章 太子的忧愤与苦恼	95
第十一章 风流晋王爱风流	103
第十二章 天子也有不自由	110
第十三章 十年一觉扬州梦	126
第十四章 扬州总管的长安之行	135
第十五章 万事俱备	149
第十六章 废黜皇太子	159
第十七章 晋王如愿以偿了	169
第十八章 风云突变	176
第十九章 天外飞来福与祸	192
第二十章 孤灯燃尽了膏油	205
第二十一章 命断废园	218
第二十二章 高扬大业旗	229
第二十三章 赞颂先皇也有罪	240

第二十四章 天下第一桥	248
第二十五章 好一个富庶的大中国	255
第二十六章 流萤升作夜明珠	266
第二十七章 遭遇扫帚星	279
第二十八章 大运河开通了	293
第二十九章 龙舟行	305
第三十章 孝可御盗	317
第三十一章 穹庐向日开	328
第三十二章 神力无量的丹药	339
第三十三章 皇上要打高丽	352
第三十四章 迷楼奇观	368
第三十五章 乘旄仗节战辽东	383
第三十六章 变生肘腋	396
第三十七章 短命的杨玄感	407
第三十八章 清夜游	421
第三十九章 万象春与谶语	432
第四十章 雁门遇险	446
第四十一章 忆江南	459
第四十二章 五子之歌	473
第四十三章 淮阳村的教书先生	486
第四十四章 烽火燎原	501
第四十五章 晋阳兵变	512
第四十六章 迷楼日日柳年年	526
第四十七章 大业博得数亩田	539

第一章 天元末日

公元 580 年，阴历二月初一。

酉时刚过，京师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就几乎不见了行人车马的动静。小北风嗖嗖地在里闾中窜荡，城廓内外黑漆漆的，一片残冬时候的清冷。

此刻，北周王朝的皇宫里面，却是华灯万盏，把一片宫宇映照得亮堂堂，犹如白昼。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之声此起彼伏，自大殿的飞檐下悠扬而升，融入阵阵吹来的北风之中，并随风纷纷远去，以至在长安南城墙上站岗巡逻的兵士，也于这瑟瑟寒夜中隐隐领略了皇宫里面那炽热喧嚣的喜庆气息。

宫中大殿内，佳酿珍馐堆满了排排案几。留驻京城王公大臣们，偕夫人、将孺子按品位长幼等次排列，坐满了殿堂，在婉转悦耳的丝竹之声的陪伴下，开怀畅饮着甘醇的美酒，评品咀嚼着佳肴果蔬，一个个兴高彩烈，神采飞扬。杯觥交错中，间或有三五成群的靓丽佳人款款而出。这些女子浓抹唇眉，彩裳薄如蝉翼，似仙女自天宫飘然而至，在殿堂中翩翩起舞，时而如彩蝶纷飞，时而作杨柳摇曳，婀娜多姿，美极艳极。只看得众王公大臣目光如电，心旌摇荡，情不自禁地掀起一阵阵击节喝彩之声。一时间人声、乐声、碰杯声沸沸扬扬，使得这残冬寒夜里的宫殿之中，竟生发出一丝丝阳春三月里的融融暖意来。

这就是周宣帝宇文赧为自己称作天元皇帝而摆设的盛大庆祝宴席。

宣帝这个称谓及其登基改元后仅用了一年的大成年号，已经成为过去。去年，静帝宇文阐即位，改元大象，至此时应该是大象二年了。

自古以来，在廊庙宫廷这座大舞台上，围绕着夺取帝王之位这个永不过时的主题，上演了一幕幕惨烈悲凄、丑恶齷齪的人间悲喜剧。皇子皇孙之间，皇后妃嫔之间，忠良奸佞之间，以及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那些有关的和无关的谦谦君子或卑鄙小人，相互交织纠葛在一起，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掺杂使假、弑父杀兄……种种心计手段，不一而足。其结局，也就是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做皇帝！抑或是我要将对对我有利的人推上王位！而宣帝宇文赟二十岁即位，在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之后，就主动传位给年仅八岁的儿子静帝宇文阐，他自己只当起了所谓的天元皇帝，还大摆宴席与百官庆贺，此有悖常理之举，还真叫今天这班王公大臣们思想不通。然而，这班群臣是不会为这点想不通的事去绞尽脑汁的。当下应诏而来，能赚他个大饱口福、大饱眼福也算幸事了。

对于传位静帝一事，天元皇帝心里自有说道。

还在身为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曾朝思暮想能早日继承帝位，坐上那个令万人见了顶礼膜拜的宝座。谁不想做皇帝？做皇帝多好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多么威权。万乘之尊，出警入蹕，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多么威仪。龙颜赫然，伏尸百万，流血漂杵，多么威严。更何况，宫阙巍峨之中，山珍海味琼浆玉液都为适一人之口腹，奇玩异宝丝竹管弦都为悦一人之耳目，三宫六院如云粉黛都为侍一人之性趣，这又是多么的享乐，多么的美妙啊！多少年来，穷兵黩武开拓疆土者，开仓赈济安抚百姓者，大动干戈剿杀反贼者，不都是为了争做皇帝，保住自己的家天下吗？坐稳

了皇位，也就拥有了威权、威仪、威严和那妙不可言的享乐！也正为此，争来夺去，自秦汉以来三百多年，闹得偌大一个华夏中国四分五裂。今天一个国家，明天一位皇帝，新旧更迭如上元灯节夜晚的走马灯，有的竟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尽管如此，也毕竟是让不少有志之士或昏聩之徒圆了皇帝梦，过了一把帝王瘾。到今天，依然是以长江为界，一个南朝、一个北朝分而治之的局面。

宇文赟自幼至今，二十年来，父皇武帝宇文邕管理朝政、治理国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只不过今天想来，当时自己还是过于幼稚了，只看到父亲做皇帝威权、威仪的一面，羡慕那尽可享受的好处。及至前年父皇驾崩，自己即位，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阵子皇帝之后，才体味到，原来做皇帝还有一层不为外人所知，而自己又苦不堪言的内里。

首先是每天必须早朝，入殿升座，听分列两边的文臣武将奏本，如哪条律令需要修改，哪个郡县又见蚂蚱成灾，某条河流的某段坝堤有决口的征兆，某处山林中又见贼寇出没，等等，全都是一些琐碎之事，还得劳烦朕一一过问之后，再颁旨下诏，才算完事。还有许多当堂呈上又处理不完的奏章，又要劳朕于夜晚间挑灯批阅。一天下来，昏昏沉沉的，一颗天子的头颅，竟如一只装满了不稀不稠的浆糊的瓦罐。每天早起自不消说，就是入夜之后的那些声色歌舞之事也给延误了不少。做皇帝的美妙享乐竟还不及当太子的时候，岂不是笑话！

最令朕心烦气恼的是，不知从哪朝哪代始，立下了一套不合情理的规矩。既然是皇帝一人大权在握，又何必弄一帮文臣武将簇拥在大殿左右，名曰辅佐。凡大要之事，必先让这班人员去议一议，然后将他们议的结果朝奏上来，看朕认可与否。其实，无论议与不议，到头来还不是听朕一句话，由朕说了算？弄这些个繁文缛节，无端地生出

些是是非非。因为，大臣们议了之后，就要奏与朕知，听一听朕的旨意。如若朕的意思不合他们的议论，群臣之中必有人站出来说道说道，无非是要朕改变旨意，美其名曰：劝谏。自古以来，人们总把那些善于纳谏的皇帝称作明君，否则即昏庸无道。岂有此理！当然，也有些善解朕意的臣僚，专说朕爱听的，专做朕想见的，从不劝谏，更不违背朕的旨意。这样多好，君臣之间皆大欢喜。可偏偏就是千人不能一面，万人也不会一个脾性。就是有那么几个臣子整天在朕面前唠唠叨叨，让朕耳根不静，心烦意乱，因此而败坏了朕的许多兴致。如此看来，做皇帝还确有那不怎么美妙美好，甚至劳神愤怨的一面。世人仰慕皇权帝位，真真是知表不知里，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宣帝宇文赟在做了一年的皇帝之后，自亲身经历中体味到了做皇帝的个中滋味。于是他开始盘算，如何将那不太美好美妙的一面抛却，做一个既不失国家社稷，又可尽情享乐的皇帝。整日里，听的是自己爱听的，看的是自己爱看的，吃的是自己想吃的，玩的是自己想玩的。这才无愧于一个皇帝的称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

于是，宣帝传位于静帝，大成元年又改元为大象元年，而宣帝也成了天元皇帝。

此时此刻，天元皇帝高高坐在大殿之上，在众王公大臣的欢声笑语中，在璀璨华丽的灯光照耀下，饮美酒，听华乐，已是微醺。灯光有些过于明亮了，映衬得他的目光有点朦胧浑浊。这双朦胧浑浊的眼睛，除了在尽情欣赏那群翩然舞蹈的俊美宫女之余，还在不停地逡巡着大殿里的每个角落。惟在斯时，他才品尝到了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是一种什么滋味。无需去想那些蚂蚱成灾、贼寇出没之类的鸟事，再也不用去听那些喋喋不休的劝谏之辞。而更令他惊诧的是，天下的美色竟是搜寻无有穷尽的。原以为天朝宫中，艳丽的宫女数以千计，宫墙

之外的绝色佳人也就极为鲜见了。其实不然。单就今晚相随着众王公大臣来此赴宴的那些妇人女子们，一个个都堪称沉鱼落雁之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想入非非。冥冥之中，天元皇帝嗅到了一股香气。他感觉到，这香气发自大殿之下各个不同的角落，并蒸腾而上，在大殿的穹顶下弥漫开来，随着鼓乐丝竹之声的震颤，飘飘袅袅，沁人心脾。而且，凭天元皇帝的直觉，他断定这阵阵香气生自于散坐在大殿下面的那些王妃夫人身上，是那些绝色佳人胴体的肉香。他陶醉了。不仅因为这肉香，还更因为此种香气绝不是等闲之辈可以发现得了、嗅得到、享受得起的。惟有朕，也即一位真正的皇帝，才会有这般洪福。这就是做皇帝的好处了。如若朕不是天元皇帝，这些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夫人会来赴我的宴席吗？如若朕不是天元皇帝，能得以目睹这众多佳丽的美艳，嗅到她们胴体的香气吗？想到此处，天元皇帝更加得意洋洋起来。他饮了一口酒，缓缓地咽下，接着双唇猛一张开，喷出一股酒气，然后夹了一块牛肉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脑袋微微地摇动，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隙。

蓦地，他的头停止了摇动，两眼忽一下睁开，原本有些浑浊散漫的目光即刻聚集成一束虽算不得有神，却是极为尖锐的光芒。他看见，在自己左后方几乎靠近大殿门口的地方，坐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夫人。虽说离得很远，但他也能雾里看花般地洞察了她的年轻貌美、玉骨冰肌，在烛光灯影的摇曳下更是楚楚动人，今晚席间的数百贵妇当中，无一人可与她争芳斗艳。天元皇帝定了定神，将持在手中半晌的酒杯放下，抬手把身边一位内侍召到近前，以下颌往那夫人坐的方位探了探，问道：

“你可知道，她是谁的夫人？”

内侍立于旁侧时，早就把天元皇帝刚才的神色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他也知道天元皇帝问的那个贵妇人是谁。但依旧按皇帝指点的方向朝那边睨了一眼，然后躬身答道：

“回陛下，那位是西阳公宇文温的新婚夫人，复姓尉迟，尉迟氏。”

“哦，”天元皇帝微微颌首，“这么说，她是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媳了？”

“陛下，正是。”

杞国公宇文亮与天元皇帝宇文赟是从祖兄弟，从此论，宇文赟跟西阳公是叔侄，那尉迟氏就是天元皇帝的侄媳了。然而，论辈分、知老少都是平民百姓的事情。在皇宫里，在天子面前只有君臣。朕的辈分比天下辈分最高的人都高，而且，朕还是天下所有美女的丈夫。不管论辈分朕应该称你祖母，还是叫你侄媳，一旦被朕选中，那么你的音容笑貌，你的肉体，都是为了服侍朕而由天所生的了。此时的尉迟氏，就是被朕选中的此类尤物。天元皇帝自思自忖着，不觉心驰神荡，淫心大发。竟想出一条妙计来。他遣内侍唤来两名心腹宫女，伏在耳畔如此这般地一番面授机宜。二宫女频频点头，领旨转身而去，旋即来到尉迟氏的桌几前。这二位宫女可不同一般女子。虽说年纪轻轻，但在宫中呆得久了，见多了大世面，无论多么大的场面，她们都不惊不怵，应付自如。还练就了一条如簧巧舌，曾使得众多男女老幼难以抵挡而有求必应，百依百顺。二宫女来到尉迟氏面前，首先在脸上现出一片惊羡不已的神色，然后启动朱唇，称赞尉迟氏身段窈窕、容貌娇美、丽质天生、举世无双。又预言说，观夫人面相绝非等闲，日后必大富大贵，等等。花言巧语间，二宫女就端起酒杯轮番敬劝。

这尉迟氏虽为贵妇，但毕竟新婚燕尔，身上原就留有几分新娘子的腼腆。加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皇宫，第一次参加皇帝的宴会，第一次看见如此盛大的场面，自然就越发局促、拘谨。她不时地暗中提醒自己，无论举止言谈、走姿坐态，处处都要小心翼翼，免得稍有不慎失了礼节、坏了规矩，貽笑于人，以致紧张得额头上都沁出一层细香的汗珠来。此时又见二位宫女来到自己面前，又听说这二位女子竟还是天元皇帝的贴身随侍，不禁大有受宠若惊的神态。然而惊魂未定，二位宫女极致的称颂赞美之辞又将她抛向云雾之中，立时便昏昏然、飘飘然了。见到二位宫女把持酒壶，端着酒杯，你来我往地向自己轮番进攻，初始她也想极力推辞，因她自知不胜杯酌，却发现已经晚了。满肚子的那些不会喝酒、不想喝酒、不能喝酒的理由，这时候竟然连一句也搜寻不出来了。再说，二位宫女的相互配合天衣无缝，你一言，我一语，那边莺声未落，这旁燕语又起：“见得夫人，奴婢三生有幸，容奴婢敬夫人一杯。”“第一次与夫人把盏，是奴婢之大幸，这一杯夫人定要尽饮。”“夫人第一次进得皇宫，参加陛下盛宴，奴婢以杯中酒与夫人庆贺……”可怜这时候的尉迟氏只有一杯接一杯饮酒的份儿，全没了插言说话的间歇。坐在一旁的西阳公宇文温也看得目瞪口呆，心下着急、愠怒，脸上却未敢有丝毫不悦之色，因为谁都明白，别看平日里皇帝并不把宫女当什么东西，但毕竟是陛下身边的人，绝非下臣轻易得罪得起的。

如此这般，未及多时，在尉迟氏的眼里，面前这二位宫女已变成四个，很快便幻化为八个……终于，尉迟氏支撑不住，头向前倾，趴伏在桌上，直到宴席散去，也没能抬起头来。

见众王公大臣纷纷退去，宇文温也急于偕妻子回府，但无奈尉迟氏酒醉不醒，走动不得。这时，一位宫女对宇文温说道：“夫人多饮

了几杯，只是行动不便而已，无甚大碍。但若此刻出宫，恐受外面寒风侵袭，就难说不生病恙。依奴婢之见，倒不如西阳公自己先回府上，将夫人交于奴婢二人搀扶至后宫休息。夫人由奴婢尽心服侍，西阳公只管放心，等明日再遣人接夫人回府，岂不更好？”

宇文温听得宫女一片盛情，出谋的又是一条两全之策，虽心中大不情愿，但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只好谢过宫女，并再三叮嘱要好好照料，退出大殿回家去了。

宇文温走后，二位宫女搀扶起尉迟氏，走出大殿，来到宫中一间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内，将尉迟氏扶倒在床榻上，为她脱去衣裳，拉过一条锦衾盖在身上，然后悄悄地走出来，轻轻将房门关掩，就转身向着天元皇帝的寝宫急急奔去。在那里，有天元皇帝丰厚的赏赐在等着她们。

半夜时分，尉迟氏从昏昏沉醉中渐渐醒来。她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气力。头脑胀痛，口中干渴得要命。她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想坐起来寻杯水喝。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人带着愉快的笑意的问话：

“夫人，是不是要喝水呀？朕早就为你预备好了。”

闻听此言，尉迟氏大吃一惊，顿时酒意全无，彻底清醒过来。她睁大双眼，这才发觉自己并未睡在西阳公府的卧房里，身边躺着的这个男人也不是西阳公宇文温，却是天元皇帝。最可怕可恼的是她自己，此时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竟与同样一丝不挂的天元陛下遮盖在同一条锦衾之下！

尉迟氏惊醒之后，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她想起身跪拜，却又赤身裸体，只好拽拽锦衾掩盖一下，仆伏在床上哭泣道：“陛下，奴婢有罪，望陛下宽恕！”

“噢？”天元皇帝温和地笑笑，也坐起身来，“夫人何罪之有？”

“奴婢在皇宫大殿之上醉酒，有失王公体统，不合皇室礼节，应当治罪。”

“哈哈……”听了尉迟氏的话，从天元皇帝的胸膛里爆发出一串嘹亮的笑声，这确是一种由衷的、开怀的大笑。“夫人说到哪里去了。今日是朕为庆贺天元而设宴群臣，君臣都应尽兴才是。多饮几杯，甚至放浪形骸也理所当然，不伤大雅。夫人以微醺滞留宫中，侍寝于朕，是夫人的洪福，也是朕的艳福，更是天意，何谈什么有罪无罪！夫人，快来。”天元皇帝说着，就伸出双臂，欲将尉迟氏揽在怀里。

尉迟氏忙把头伏得更低，身子紧紧压在床面上，抽泣着说：“奴婢不敢。以奴婢微贱齷齪之身，怎敢玷污陛下龙体，还请陛下宽谅！”

“夫人此言差矣。”天元皇帝伸出手来，一边抚摸着尉迟氏的秀发，一边说，“普天之下，六合之中，所有的人体物件，其卑贱高贵、齷齪洁净与否，全看朕的旨意。只要朕喜欢的，想得到的，就是高贵洁净的，就是为朕生长造化的。夫人不必多虑。”说着，又要动手。

“陛下，”情急之中，尉迟氏提高了声音，恳求道：“奴婢新婚，已是西阳公府之人。妇道关键，莫过于操守贞节。恳请陛下三思，恕奴婢难从之罪！”

“嗯？”天元皇帝一声冷笑，说：“这样说来，夫人把那西阳公宇文温看得比朕还要重了？除他之外，在夫人眼里，杞国公宇文亮是否也应高于朕之上呢？”

天元皇帝的这番话，让尉迟氏激灵一下打了个寒颤，浑身上下立时冒出一层鸡皮疙瘩。当她从酒醉中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今夜难逃一劫了。她却还要再三恳求推辞，其中有几个因由。其一，是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天元皇帝。虽说他只有二十一岁，但一看就知是个庸碌酒色之徒。其二，她心中确也惦念着自己的丈夫西阳公宇文温。彼此恩爱，且新婚燕尔，不能因为自己而辱没了丈夫的名声。其三，尉迟氏还怀有一线希望：陛下，奴婢毕竟是您的侄媳啊！然而，在再三恳求的同时，她心中已隐隐感到，此事已不会有什么转机了。她清楚自己当下的处境，不过是鹰爪下的一只小鸡而已。之所以还要声泪俱下地恳请推辞，不过是动物垂死时的一种本能的徒劳挣扎罢了。现在，她听到天元皇帝说出了西阳公比朕还重、杞国公比朕还高之类的话来，就意识到事情将会多么严重了。她似乎还听见天元皇帝藏在肚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在你尉迟氏心中比泰山还重的东西，在朕看来不过是一片鸿毛。管他什么杞国公、西阳公，要杀要剐、要剿要灭，对于朕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尉迟氏暗念着丈夫的名字，心想：比起阖家的性命安危来，自己失节一事已显得微不足道了。如若能以小全大，保得一家老少安宁，就是失节也值得了。好在就此一夜，咬牙敷衍过去，换得天元皇帝舒心满意，等明日早早回家，此后就会相安无事了。

想到这里，尉迟氏慢慢直起腰身，举手捋了捋额前的乌发，以她那闪动着泪珠的目光，向着天元皇帝那双淫荡的眼睛迎了上去。

天元皇帝大喜过望，张开双臂朝尉迟氏身上猛扑过去，两人随即滚作一团……

这一夜，天元皇帝兴致极高，褒声狎语，直至东方既白。翌日，尉迟氏却未能脱身。她想服侍一夜即可回家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试

想，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得到的一件心爱之物，他若不玩个尽兴，玩得够了，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尉迟氏在宫中住了半月有余，才得天元皇帝恩准，回到西阳公府上。

杞国公宇文亮得知儿媳尉迟氏被留在宫中未回，就知道事情不妙。

对自己的这位从祖兄弟、当今的天元皇帝宇文赟，他太知根知底了。还在身为太子时，宇文赟就以荒淫奢侈且性情暴戾而闻名于王公显贵之中。他自小有失调教，放纵任性，好坏无常。说起来，这与他的父亲、武帝宇文邕关系极大。武帝在位十八年。一直都在忙于东征西讨，巩固周朝大业，却忽视了身后这位终究要继承王位的皇太子。朝臣们私下议论纷纷，都说坏就坏在武帝去得太急太早。如若武帝不是在北伐突厥的途中突然驾崩，周朝皇权也不会这么早就落入这个败家子手中。如果武帝多活十年八载，或许宇文赟先于其父早早归天了。因为夜夜纵酒淫乐，他已是精气大亏，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至今刚二十岁出头，就整天一副恹恹之态，惟在见到佳酿美女之时，才能抖擞起精神来。

宇文赟自即宣帝位后，靡费荒淫更是肆无忌惮，而且喜怒无常、朝令夕改、责罚无度。不仅对朝臣这样，对后宫的妃嫔及宫女也是如此。稍不顺意，就呼唤手下：杖背一百二十！最无道无德的是，如果今日哪一位妃嫔被杖责，到夜晚宣帝定去与她作乐。而这位可怜的女子还得百般逢迎，伺候得他尽兴舒坦。若稍有不慎，流露出些许伤痛或厌烦，那轻则又是：杖背一百二十！

就连当年武帝亲自为他选配的妃子、当今的皇后杨丽华，宣帝都不把她放在眼里。对待皇后也是动辄非打即骂。要知道，皇后可不是一般贵族家的女儿。其父隋国公杨坚，是武帝依仗信赖的心腹宠臣，

为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位高权重，举足轻重。而宣帝宇文贇却全然不去理会老岳父是何来头，依旧我行我素：朕是皇帝，你女儿在朕宫中，你奈何得了？

宇文贇即宣帝位不足一年，就传位静帝，自己专做起一心声色犬马的天元皇帝。这对于国家社稷是福是祸，王公群臣尚推测不出结果。不过，只要他整日里只知道纵酒淫乐，就意味着不定谁家的妻子女儿要倒霉了。而令杞国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倒霉的竟是自己的儿媳。

得知儿媳回到府上，宇文亮密嘱儿子一定要细细查问，弄出个究竟来。其时，尉迟氏早已羞愧难当，加之丈夫逼问得紧急，只得将天元皇帝强行留宿侍寝的前后经过全盘托出。闻听儿媳被霸占，妻子受污辱，宇文亮父子如五雷轰顶，捶胸顿足，目眦尽裂，声嘶力竭怒吼道：昏君无道，国将不国！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于是，宇文亮父子二人马上派人召集了十几位自己的心腹将吏，前来商议计策。

宇文亮说：“众所周知，当今这位天元皇帝放弃朝政，倾心于淫纵，且一日盛过一日。长此下去，国家社稷倾覆只是早晚的事。我位列宗室，诸公也是国家的忠良将臣，难道我们就忍心坐视国家灭亡而无动于衷吗？”

听宇文亮这样说，在坐的诸位将吏不禁发出一声声愤懑哀怨的叹息。有人问：“敢问杞国公，有何良策来制止此种误国祸国的局面蔓延吗？”

宇文亮与儿子交递了一个眼色，压低声音说：“天元皇帝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除去他无可救药的脾性使然以外，还依仗着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手握重兵。我想今晚即袭取韦公营寨，夺得兵权，天元